

# 自選完整章節

## 橄欖大樹旅店

我是一棵橄欖樹，我八十歲了，比起這片森林裡任何的住客都老。當然，我不比親手搭建我身旁這棟木屋的阿潘先生老。房子完工的那一天，阿潘先生將只有二十公分高的我種在屋旁。我和那棟木屋一起經歷漫長的風風雨雨的歲月，如今我高大壯碩又英挺，木屋外表看似滄桑，骨幹卻穩健有餘。

阿潘先生是小鎮有名的符咒師，他畫符咒的本事高，舉凡感冒長瘡生痔撞鬼中邪皮蛇上身，阿潘先生硃砂筆一揮，所有的疑難雜症通通可以治好。據說曾經有一女子求助，她的丈夫外遇，堅持要將外遇女子帶回家，阿潘先生給她一張符咒，女子悄悄的將燒成灰燼的符咒揉進紅糖饅頭裡，蒸熟讓丈夫吃下後，丈夫果然改變了性情，將外遇女子趕出家門，一家人從此過著和諧安樂的日子。關於阿潘先生的傳說，在鎮上流傳的最經典的傳說，就屬那個紅衣女郎了。聽說，阿潘先生曾經畫了張符咒，門口就出現一個穿紅衣跳豔舞的女子。

雖然我一直都在，但是不要問我這個傳說的真實性，我沒有親眼目睹，並不表示這個傳說是假的，也許紅衣女郎出現的時候，我剛剛好恍神……

關於傳說，就像往灶裡添柴火，這個人加一些，那個人添一點，火燒得旺，傳說就更加沸沸揚揚了。

好啦！暫時不說這個。

阿潘先生在這棟木屋裡住了四十幾年之後，過世了。他的獨子多元繼承這片土地和這棟木屋。木屋裡住著十個人，三個大人，七個小孩。老二和老五是男孩，其他是女孩。人必須住在屋子裡，避風避雨避賊避討厭的爬蟲類；除了這一家子，還有一隻叫做波吉的狗，牠整個白天可以在屋裡自由進出，但是就寢時間一到，牠就會被趕出來，屋簷下擺著的那張布袋就是牠的床。

我是一棵橄欖樹，也是一間旅店，我無法細數樹上住客的種類、數量，牠們來來去去，不需要登記、臨走也不用說再見，昆蟲和動物們高興來就來，喜歡就住下，不喜歡就走，遠處的樹林裡或許有更好的選擇。

我看著這個位於小鎮東邊半山腰上的水源村，從一戶變三戶，三戶變八戶，逐漸形成一個分佈著十一戶人家的小聚落。

除了姜千之外，其他十戶人家都以種菜或種果樹為生。姜千在和張家果園之間隔著一條小山徑的地方，搭蓋了一間提煉香茅油的工寮，還經營一間小型的鐵工廠。蒸煮香茅的氣味成為這個村莊獨特的味道；姜千敲打鐵器鏗鏘鏘鏘的聲

音，也豐富了山坡上自然樂曲的旋律。

我看著村裡的小孩出生，長大，變老，死亡；一代又一代的傳承著家族的精神。這十一戶人家彼此的距離不是隔著一大片的菜園，就是被幾百棵的橘子樹阻隔著；要不就得穿過一片茂密的噉歪作響的竹林，才能拜訪鄰居，送上自家生產的柿子或柳丁。交換自家果園的作物是水源村行之有年的傳統。

我看著一棵棵柳丁樹在土裡長大、茁壯、長出柳丁，養著多元這一家子；我也看著果園中央那個高高的石堆是如何形成的。石堆是大大小小的石頭堆積起來的。那是多元和阿潘先生在園子裡工作，為了種花生、地瓜等農作物，鬆土時挖出的石頭，如果把這些石頭挑到果園的邊緣丟棄，不僅費時又費力氣，於是他們順手就將石頭往園中央扔了。一直到今天，終於形成這樣的規模。或許你無法想像石堆的規模，我這麼說好了，這些石頭足夠搭建三個燒木炭的窯；又或者把石頭繞著多元家果園擺放，可以整整繞兩圈。這樣說夠清楚了吧！

沒有人拿走這些石頭去做任何事，因為石堆是屬於孩子們的。石堆不僅是攀爬玩耍的遊戲場，當孩子們生氣、沮喪、想一個人獨處的時候，自然而然就會朝石堆走去，然後坐在石堆上頭，或是反省，或是反芻所遭受的委屈；神奇得很，不用多久，不愉快的情緒就得到撫平了。這讓我不得不懷疑，當年阿潘先生堆放石頭的時候，是否埋了張神奇符咒在石堆底下？更神奇的是，永遠不會有兩個人同時坐在石堆上賭氣。日子久了，石堆就得到了一個名字——賭氣石堆。石堆的右側長著一棵芭樂樹，左邊是一棵桑樹，它們雖然都不太高大，卻也能在烈日下提供一小塊的蔭涼。

我也看著那條小山徑慢慢的、一點一滴的被踏成一條山溝。

十一戶人家出入村莊有兩種選擇，一條是只夠一輛鐵牛車行駛的窄小的產業道路，道路從毛家的柳丁園一路延伸出來，經過黃家、涂家再經過墳墓後接上丁字型馬路，往右邊走可以到客城和國小，往左邊走一小段路就會接上從山溝延伸出來的小路，再繼續往左邊的大馬路走去，就去了鎮上。

平常往客城方向居民就走產業道路，往鎮上購物的人，就抄近路走山溝。

山溝原來只是一條因為經年踩踏而稍稍凹陷的山徑，就算是全台灣島的人都到這條山徑走一回，山徑也不會被踩成溝的。

它是怎麼變成一條溝的呢？

每逢大雨，山上的水一路帶著泥沙流向低窪的山徑，順勢又帶走一些泥沙。居民為了修路，將路整平，再挖走一些石塊、剷掉一些泥土，經年累月下來，山徑就漸漸變成山溝了。

我曾經以為，以山溝下陷的速度，很快的，這十一戶人家遲早有一天會走進

地心。

山溝足足有兩個大人高，往山腳下的方向走，左邊從頭到尾都是陡直的崖壁，一直延伸到任家果園；崖壁上胡亂長著藤蔓和雜草，崖壁頂部則長著幾棵幾十年樹齡的相思樹和苦楝；右邊是竹林圍起的籬笆，圈住的是賴家和葉家的果園，園子裡頭種著柳丁和柚子。

陽光偶而從樹梢縫細篩下，金黃色的塊狀陽光像碎花布般的鋪在山徑上，驅走部分的陰暗潮濕。通過山溝需要花費的時間只需要八分鐘。如果不想從山溝下山，就得繞遠路走產業道路，經過姜千的香茅寮和鐵工廠，經過槭樹、阿嬌家和那群火雞，再經過墳墓，接上丁字型馬路後左轉，再走十幾分鐘路程，便接上山溝延伸出來的小路，這一繞得花上三倍的時間，任誰都願意遷就山溝放棄繞遠路。

張家的孩子們則習慣穿越果園，從果園和產業道路間的木槿圍籬鑽進鑽出，把木槿圍籬鑽出一個半個人形的小缺口，只有快遲到了，張家的孩子們才會為了省去了繞經姜千香茅寮的時間，從這個小縫鑽出去。大多時候，他們喜歡走上山徑和阿勇、阿成和阿真一起結伴上學。

半山腰上的人家都憎恨這條山溝，又偏偏得穿越它。除了劉家，他們和賴家的仇恨結得深，發誓這輩子絕對不打從賴家後院經過，多繞遠路眼不見仇人，倒也心甘情願的痛快！

我是一棵博愛的橄欖樹。我沒有憎恨任何生物、植物的理由，我歡迎所有來到樹上短暫停留或長期居住的旅客，他們為橄欖樹帶來熱鬧歡騰。

沒有任何昆蟲和動物停歇的樹，是寂寞的。

什麼？你不信？好吧！我雖然不會拒絕任何旅客，但是，我會偏心，我有特別喜歡的朋友。牠們來的第一分鐘是旅客，但是第六十一秒鐘牠們就變成朋友，旅客和朋友的差別在哪裡？旅客看不見你，牠只看見你為牠們準備的客房或者嫩葉餐點；而朋友，牠看見你了，和你說話，分享彼此的心情。

那隻蜘蛛，牠就停在那張美麗的蛛網上，我喜歡牠，非常喜歡，牠是個美麗的藝術家，牠織的蛛網上有五個四分音符，牠利用重複編織加粗了的線條創造出那幾個音符，每當有獵物撞上蛛網，網上的五個音符就會彈奏出短短的一個小節的旋律通知牠——開飯囉！你的聽覺得夠敏銳才能聽見那動人的旋律。雖然對其他倒楣的因為不留心而撞上蜘蛛網的昆蟲而言，那可不是什麼美妙的音樂，那是悲傷的哀樂哪！這是大自然的一部分，喜怒哀樂驚慌恐懼，分分秒秒都在上演與落幕。

藝術家蜘蛛也是隻勤快的蜘蛛，牠不允許牠的蛛網有任何的破損，只要斷裂一根絲線，牠會立即補上，像一個細心講究的裁縫，容不下一點點的偏差。有時

候我甚至會以為，牠每天忙忙碌碌一刻不得閒的在蛛網上巡邏遊走，為的是察看牠的蛛網是否保持美麗，而不是巡視是否有食物進網。相對於其他完全不講究的任由蜘蛛網破爛得像廢墟的蜘蛛，這隻具有藝術家性格的蜘蛛是非常少見的。

那麼，我和這隻蜘蛛到底算不算是朋友？基本上，我們很少交談，牠算是很特別的令人欣賞的住客吧！

瞧，像那隻正在屋簷下睡大覺的波吉，牠就是朋友。

趴在布袋上睡覺的波吉，突然彈起身，豎起耳朵，接著衝出庭院，站在蓮霧樹下對著下山的男人吠了幾聲，見路過的男人並沒有繞進來的意思，便停止吠叫，轉身走回屋簷下。波吉轉頭看了一眼正在飼料槽前吃飼料的兩隻公雞和母雞，立即汪汪叫了兩聲，衝過去將兩隻雞趕離飼料槽，一路趕出庭院，兩隻雞悻悻然的往阿旺家走去。

這一幕看得我瞪口呆！

「波吉，每一隻雞都長得一模一樣，你怎麼知道那兩隻雞不是咱們家的？」

「我就是知道。」波吉說。

「告訴我你是怎麼知道的？總有個竅門吧！」

波吉想了一下，說：「神氣，我們家的雞長得比較神氣。你想想，你到別人的地盤偷東西吃，神氣得起來嗎？那兩隻雞的眼神飄移、鬼祟，一看就知道心裡有鬼。」

「原來如此。波吉呀！你不僅耳朵靈敏，連目光也銳利。」我由衷的佩服。

「過獎了。」波吉慢條斯理的回到布袋上趴下繼續牠的午睡。

波吉是我目前認識最久的朋友，我很高興牠一直都在。

我認識很多很多的朋友，牠們在樹梢住下，聊得來的，就成為朋友，甚至是一生的知己，我喜歡這樣深刻的交往；但是，總是這樣，每當我和牠們剛剛建立這種短暫卻又濃厚的感情時，牠們就死了，每一次我都很傷心；有時候，這種事每天都在發生。雖然我的心很憂傷，不過，我已經八十歲了，知道怎麼處理我的悲傷。

幾聲響亮的哨音，從多元家後方山坡傳來。

幾個孩子衝出屋子朝阿成、阿勇家跑去。

那是召集的哨音，天黑之前，孩子們的集體遊戲。

沒多久，孩子們就出現在姜千的香茅寮。蒸餾過的褐色香茅堆放在路旁，一捆一捆高高低低堆成二層樓高，散發著熟透的香茅的刺鼻的氣味，風吹來時候，辣嗆的味道隨風飄送，形成山腰上獨特的氣味。

個性溫和的姜千從來不介意孩子們把相茅寮當作遊戲場，在蒸餾過的香茅堆

放區鑽來鑽去跳來跳去，他也從來不驅趕孩子，只叮嚀孩子們千萬不可以接近滾燙的蒸餾爐。

姜千瘦瘦高高，一張臉也瘦瘦長長，理著平頭，沒事做的時候，喜歡蹲坐在矮矮的門檻上，遠遠看到他，首先看到的的就是那雙竹竿般細長的腿。姜千並不住在水源村，而是住在鎮上，他每天騎著摩托車到山坡工作。香茅寮就在張家果園後方隔著一條小山徑的地方。緊挨著香茅寮的是阿發嫂家，阿發家後方是一間小小的土地公廟，再過去是姜千的小型鐵工廠，他是老闆也是唯一的伙計，忙完香茅寮的工作，片刻不歇的又走進鐵工廠裡敲敲打打，別人一天只有二十四小時，姜千卻可以忙出四十八小時。

香茅工廠是孩子們的大遊樂場。變成咖啡色的蒸餾過的香茅，像山一般高的堆在一旁，孩子在香茅堆上比賽，看誰能從最高的地方跳下；他們鑽來鑽去的玩著捉迷藏，一個個孩子像精力過剩的猴子跳上跳下、鑽來鑽去、打來打去，全身上下遍佈香茅割出的細小紅割痕。

天漸漸暗了下來，孩子們像倦鳥像螞蟻一樣回到自己的窩，一個個褪下衣褲光溜溜的走進浴室，那些手腳上劃滿了細小紅傷痕的孩子正在洗澡，一個個痛得哇哇大叫！那聲音正是這個山坡上特有的屬於傍晚的旋律。

洗完澡的孩子，會搬張長凳子坐在庭院，往山坡上望去。姜千在山上種了一大片的香茅，他設置了兩條溜索從山坡坡頂拉到香茅工廠，採收好的香茅綑綁成一束束，架在溜索上頭一路滑到工廠。傍晚是姜千收割香茅的時間。多元家的孩子們喜歡在這個時候觀賞一束束的香茅滑過溜索的模樣，一束束香茅往下滑溜，有時候風大，或重心不穩，一大束的香茅就「倒栽蔥」摔下溜索。當香茅「倒栽蔥」跌下去的時候，孩子們就又跳又叫的歡呼起來，完全沒有想到剛剛才在人家的香茅寮理玩耍得多麼痛快，也完全沒有理會慷慨的提供他們遊樂場所的姜千損失香茅有多心痛。

當一束香茅摔落進叢林時，孩子拍手歡呼的聲音傳上坡頂，在坡頂上的姜千一點也不介意，他也認為香茅倒栽蔥的模樣肯定是很好笑的，山上的孩子就是這樣，應該說，所有的孩子都是這樣，他在很久很久以前也是個孩子呢！